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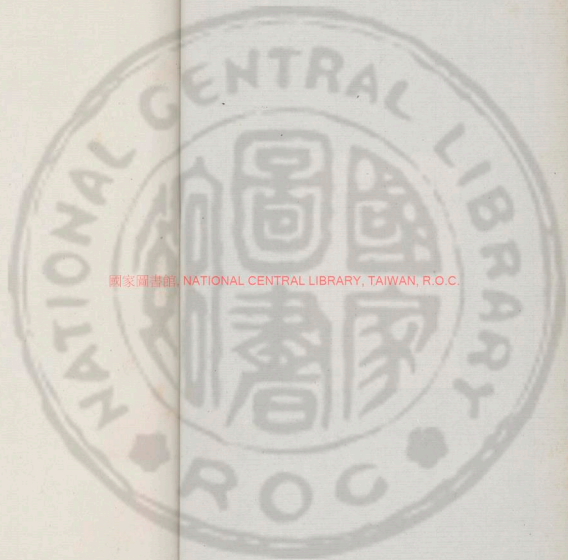




| | |
|---|------|
|  | |
| 登記號 | 1377 |
| 類號 | |
| 類別 | |
| 全書 | 函之期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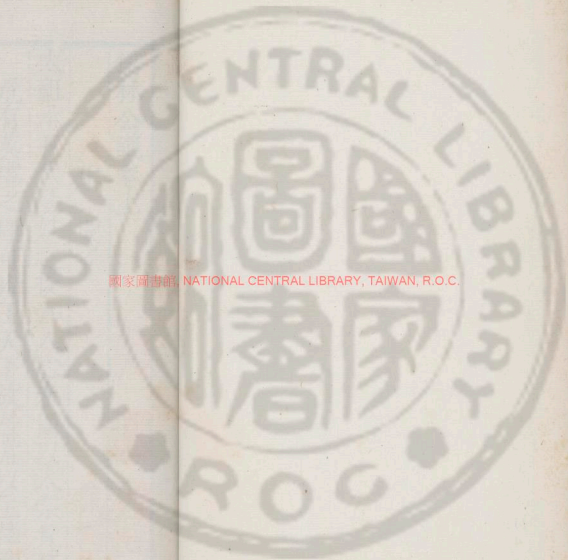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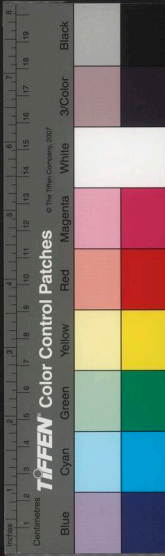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x 2103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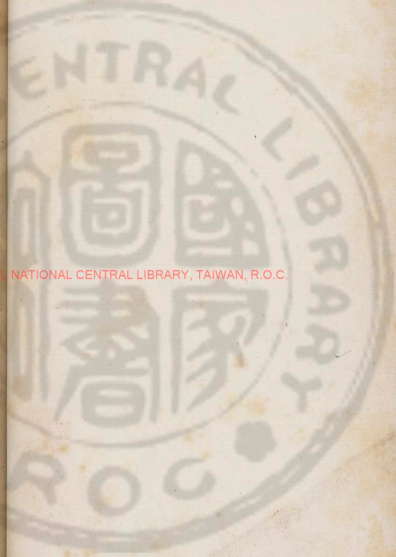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儒林公議卷上

宋 闕名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難
 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至社許之
 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
 指所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
 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篡嗣下河東海內生靈寢安
 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
 弟以公天下追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宗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
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憑陵志
在必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
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
堊一新宴殿特瓌壯兩廡脩敞不減京都集英制
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矚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
江南有寫御容至僞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
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
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卿國主張洎對曰
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
同然其知一也

太祖少在兵戎間累著戰功以至得天下然以興隆
學校為心京師建國子監每輿駕親臨以觀其役
識者知太平之有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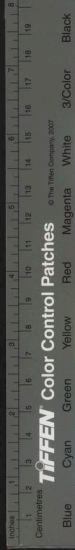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
已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



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
已乏困旬浣吉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它
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
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勅也惟
甫慙嘆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
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
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爲明理之言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駁
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

億復編叙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能薄者謂之
西崑體其它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
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陳從易者頗好古深擯億
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策問時
文之弊曰或下里如會秤或叢脞如急就億黨見
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嘗作怪說以詆億其說尤
甚於從易謂億利鈹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欲
盲聾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
不反攻之譬諸盜入主人家奴尚爲主人拔戈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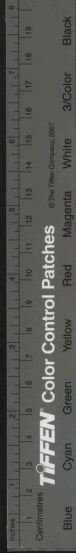
傷林公詩
第
予以逐盜死且不避豈至是耶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
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爲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
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
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謫訾群興范富皆罷爲郡
介詩頗爲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
武大臣朝比肩暮比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
帝天啓神贊舉無遺笑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

區夏太宗皇帝以新郎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
之亂以刷滌汚俗勸人忠義爲本連關禮闈收采
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
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爲
非古選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
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
太宗滌汚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遷擢榮速
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



儋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逼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鞬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謹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蹀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千萬恢復幽薊逐疆虜於窮莫凱歌勞還獻志不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寶元於拓跋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

奉求朝廷真冊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董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湫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戍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已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為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搖懼必不守



雍檄召劉平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却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躡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千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爲賊繫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懼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郭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蹙本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

也尚斬馘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殪如投陷罕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羗酋以爲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已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羗事者人人震



倚林公議 卷十一 六
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
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卽馳驛
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
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
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
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
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
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
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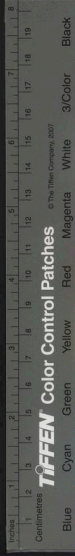
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
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衆益喜
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自而
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州
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不可勝數烟塵坌合前
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
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
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
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



從福督戰深爲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
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鞫言事
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
亦自以它罪譴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
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
死繼拔斃牛京哥城喃厮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
部亦傷歿者衆然大勢已剽遂南徙歷精誠文法
寢弱矣又其子瞎孛摩壇角背歿其父自立摩壇
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爲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
昊子寤令僞號梁王者由是角厮囉常憂禍發肘
腋意益衰怯矣

拓拔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
寇抄邊境及公移寃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
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官室旌旗一擬王者每
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使輜治出餞
館已更赭袍鳴鞞鞞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一旦
貢表求封冊廟論者乃責以藩臣之禮歆必行天



誅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勤二浪訛遇移二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毋嵬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爲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

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是以議者歎亟與之和苟紓一時之敝

天禧中西蕃酋領李遵反郢城温共迎角厮囉爲主以興文法遂逼秦州時曹瑋作州帥逆戰於三都各蕃衆大敗自後不復敢寇漢境唃氏後迎李遵郢城溫殺之又爲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感朝廷加以旌節歲有賜予唃氏亦時遣人朝貢



康定初元吳擾邊官軍顛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童請
使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
方達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
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
悉達徒捐金繒數萬而還議者以謂喃氏危窘自
固不暇豈能爲朝廷困元昊哉渙策踈矣

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戎意
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壘時寇準作相高
瓊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牒號

令諸軍旣四顧蒲野皆胡騎益不自安進指麾言
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
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
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
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
古所深耻今陛下初御海內爲夷狄陵侮亦不幸
爾上曰爲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貺盛儀畢備
則無以聳狄人而掩茲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
功岱嶽以誇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



祖宗恭儉之餘帑藏充牣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洎
封祀禮畢王清景靈會靈三宮觀成國力爲之耗
竭用事之官賞賚金錢幾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
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
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
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榭榭杞梓搜窮山谷璇題
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綉工已巧絕覺棋檠楹全
以金飾入見驚愕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

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
異物充牣幾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
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謂王清之
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
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
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穿碑悉墜煨燼見
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
念先志罷官使王曾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宋綬
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官使力期興復議論喧然言



事者亦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官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爲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論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冀王彬遭會興運動效寢者諸將平蜀競掠財寶彬獨不犯釐忽由是太祖益知之性就畏不伐破唐回入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勳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鎮番閩卑躬待士遇計臺巡視封部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迂於路左使者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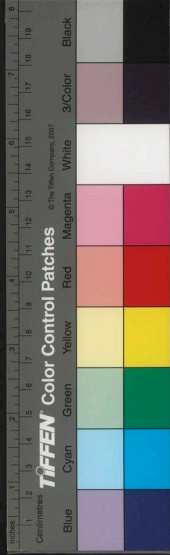
之無不愧恐賔僚或有以過禮爲言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識

居第卑陋未嘗修葺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

終誠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官升儷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輿馬喧赫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非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廕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爲富貴之師矣

上旣廢郭后群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爲御史中丞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偏言奪乃相與率臺諫



合入伏閣拜疏上遣請中書諭以廢意時李迪在
相位謂道輔曰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
子神聖相公當以堯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
道之君廢后事以爲證耶迪由是怒道輔仲淹皆
黜補郡餘皆罰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
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
之父亦可以無罪而廢也此淹之辭

陳彭年被童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
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替佞符瑞急希進用當

其役慮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
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
書室嘿坐端慮或呼婢僕脫靴則瘡膿霑漬亦不
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澣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
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
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儻地也其銳進如此
時人目爲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
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悃童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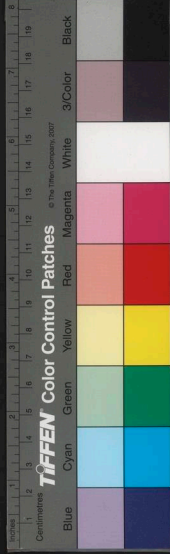
崇奉瑞貺廣播宮殿以誇夷夏與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廢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孫與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必請精摩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與建白內于三館其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與居喪不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顯篤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爲講學之地然生徒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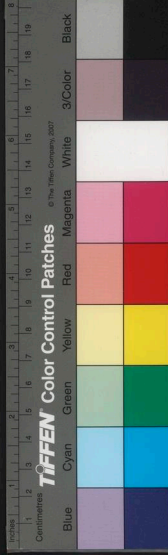
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遇秋試詔下則四方多士競投牒於學于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輪緡二千餘自爲光監利爲公廨之用直講置員但躡爲資地希遷榮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模立矣慶曆初今賈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于貳其職時山東人石介孫復皆好古醇儒爲直講力相贊和期興庠序然嚮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於是



史館檢討王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寬國庠薦解
之數以揀之聽不滿三百日來者日衆未幾遂盈
數千雖祁寒暑雨有不却者諸席分講坐塞陞序
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譁矣講員
日衆判長奏假庠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爲大學詔
從之介復輩益喜以爲教道之可興也他直講又
多少年喜主文詞每月試詩賦論策第生員高下
捐名於學門介又好議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
譽訾之由是群謗誼興漸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

倅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讀日限一
切仍舊學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
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
勸導異方古者舉鄉命秀必由於學舍是而進者
鮮矣今考士升藝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
以未制驅縛之其終爲害也宜哉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
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
復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
普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
敢輕舉耶

太祖嘗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
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
耶上默然遂止

李漢超帥師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搥鼓登
聞上訴太祖乃謂之曰爾之鄉里亦嘗爲契丹所
掠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後有之乎曰無之上

昔契丹掠爾不來訴今漢超貸爾乃來訴耶怒而
遣之乃密召漢超母謂之曰爾兒有所乏不來告
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奮必
死之節矣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
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爵處之詠聞不樂一日
燕見自請爲武臣別求三千人貲糧親募拳勇之
士自衛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誹毀天書者上怒欲鞫正



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
臣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乎苟正
其罪則軍政不能肅矣遂止

又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
患兵少因遣其子奉章詣闕求益兵太祖逆謂之
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
汝父不能辦吾事則候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有
能辦吾事者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以金帛
厚賜焉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疆寇不內侵軼

議者曰太祖以天威神畧削多亂夷狄攝縮不
敢內侵然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寡禦疆未嘗
挫勢亦田兵精而任專也今之治邊者兵益冗勢
益敗國用已殫而戎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白士間意樂不羣秋試求薦於大名上書公
府曰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詠名在張覃之
右且覃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善者書十餘年未
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慎猶初授教時一家風儼
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



聞者無不服詠善讓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游有勸詠以聲賦贊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即其自負如此

張詠所臨之郡無不完淡前後民愛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條教動皆可紀益人至今謠慕比戶畫像祠之以謂諸葛武侯之後無逮之者蜀人性游侈嘗親舂以勤畜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鹽詠無問多少

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爲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忽焉僉斯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佇秋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真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婿爭家財者訐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婿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竦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婿也若



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婿之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婿也其子與婿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監之直賈米價以博易之糧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張詠性剛急嘗作鰕鱖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覆毳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噴魚也觸物則怒多爲鷗鳶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鰕鱖因而

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爲褊箴曰百行同轍一褊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爲詠躁愎不任輔弼何輕誣之甚哉

楊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楊后德當正椒闈未半歲乃叅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爲本復爲邪佞者所排眷寵



侵衰矣億性又疎放言或輕後時陳彭年方親幸
潤色帝制有讒億云竊議聖文非親制者上不樂
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燕有酒極豐美至于杯案
之屬皆常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書數箱示
之皆文彙也其中刪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伏讀
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
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
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待不待報
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爲敷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

繒藥劑未之罪也億遂自稱疾不出晁迥李宗諱
輩皆貽書趣億歸但假弟倚答書曰兄書語大錯
喜怒不常委實心神不定乃爲母奏乞免官爵言
者亦請紀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洛許居陽
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踰年貴用漸寔
乃表述嫉謗所集賴睿明保辨再章求典許田不
報復求歸觀乃就命守汝陽既而得綠毛龜表獻
稱瑞繼復求觀遂召還京師貢童願徧謁玉清諸
官始混和於時輩矣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禮



部尚書謚曰文

張詠正直少合與楊億頗相知善嘗遺億書云世之
才豪須藉智識制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並
轡亦合著名垂範不朽屑屑惟禍者自古何限蓋
智不及氣耳大率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繫
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順氣於和音精於漠超然獨
到邈與道俱不臻長世之期足爲瑞時之長億文
詞侈博落筆卽成生平纂集數百卷其劬勞至矣
然皆聲韻偶麗編組事物鮮有及理之文詠之書

億其真益友之言歟

劉平石元孫旣爲吳賊所敗邊益削時夏竦守涇
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惟保定之窮邊積有
唐之前制選兼鄭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
西四鎮精鎧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騁
之提禁旅禦茲西寇尚或無功而况管府父荒樓
雉重葺依然狐兔之藪莫覲龜虎之師臣竊略之
辰便議營繕城纜板築地已凍堅方卜中春再程
瘼役以小恙負德積歲造謀跨實融之故區有



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庭若不糜之以恩
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竊李牧
鴈門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筭俟釁爲動持重以須
不虛自級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鄰城狃於常
勝大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改襲犀兕
屬厭饑糧四枝驚陸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
明又曰朝那平地秋巢密邇回中川閣賊逕交通
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并列險隘則用軍忌公
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未圖又

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避
網之獸習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爲言事改換其語
以爲諛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
爲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敘歷官艱
難之意後乃詔過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
聞竦文思精敏善於敘事傳其童疏徧於天下亦
頗以此爲累焉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
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



其散遣縑被帳帟質素嗟美久之巫令輦帳具卧
物以賜後之三清德者皆以知白爲師丁謂貪權
怙寵歛蓄無肩南遷日籍沒其貲竒賂異玩陳鬻
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賜
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謂爲誠議者曰
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名禍咎遠矣侈
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訾惡福亦遠矣世有
舍樂美而寧趨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

明道中江淮荐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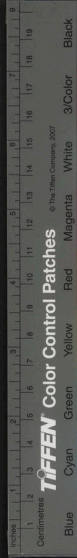
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糶以散丐者
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
示爲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大聖中明肅太后再主簾漸久闕臣用事競欲過尊母
閣以徵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各仗前詔
至曰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秘閣爲
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
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擇
遣大闕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爲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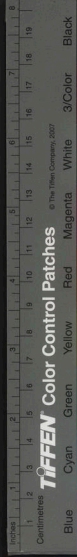
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貼職泌閣閣
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爾豈憂國
之人哉衆或議爾非中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
率易不已無乃爲言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以營
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爲疆辭也仲淹退移書於
殊略曰日者以某與善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置
釣詩三誓侏儒以爲管夷吾就縲綽而霸齊許都
如李璽於張鄰諸善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劍
六家單于祖遜普江布克清中原房喬杖屨

門姚崇贊薦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
好之未至耳若以其邀名爲過則聖人不必崇名
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
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
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
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
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患邀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
家冬至上壽之禮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僥覲也
敢輕一死以重當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



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后族疆熾竊此爲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服呂夷簡王魯同在相府魯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籠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盛納貨賂其

門如市魯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盛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短旣而言者相繼斥逐魯浸不樂騰魯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而啟求退夷簡答之曰便俟旬時作表章當與公同避賢路耳旣而夷簡急拜章求罷不復白魯魯頗後時上方疑魯不能容夷簡曾怒爲所賣乃密奏夷簡賍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魯實狀魯素不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魯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邠州夷簡薦王隨陳堯



佐作代二人皆無應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爲諫官所論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真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之然衆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識者頗以爲憂及明肅崩殂夷簡等皆黜補郡獨奎留焉意將可以爲相及李迪再居相位疎直言遠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稽於大用以至終身知者惜之

終身知者惜之

李迪旣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之上卽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旣崩呂夷簡等皆罷鉤軸亟召迪爲相迪樸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敘諸罪廢之官賅汗奸狡之人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賍耗亂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之法由茲益壞人望替矣蓋夷簡復來讒間者且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



密州

范仲淹入參宰政富弼繼秉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
爲已任謂朝政因循日久庶事墮敝志欲刻舊謀
新振興時治其氣銳不可折仲淹建議塞廕補之
濫復限以年齒定磨勘之法由博士遷尚書外郎
由外郎陞郎中者非爲不以名聞弼皆贊美其說
果推行之由是中外希遷賞者嫉謗日熾仲淹不
自安矣先是京邑辟司有大闕諸宦領之如皇城
辟收者皆衛士國駁目指氣伏動必如意或十餘

歲不代次當補者系美理不可得弼與韓琦協議
劾以三年爲率不得復有干請久任者悉奏更之
由是闕宦大譟惡弼如枕干之讎矣仲淹自以久
事右鄙差勢未寧願出使以專西略遂出爲河東
陝西宣撫使弼自以累使北戎再講和約朝廷每
論北事多以任弼乃慷慨許國力請宣撫河朔裁
輯邊務爲預備之計二人旣出攻讒者接踵而至
謂仲淹弼不忠務欲傾搖邦政觀幸功名上漸疑
之乃罷仲淹參知政事知邠州罷弼樞密副使知



鄆州時諫官歐陽修余靖輩咸協同弼等或議時政漸以他事被逐目爲朋黨浮薄競肆攻詆希執政意以致好爵仕路險薄益無耻矣議曰君子小人各以彙舉蓋聲應影附自然之理也近世並立於朝以道德相勸摩爲衆所媚者皆指之爲黨未知同心一德以濟天下者由何道而可致哉

夏臺叛命之二年勢益熾橫朝廷疑其有吞噬關中之意由是獻議者請修潼關以拒之時宋庠參預大政銳意主其議遂詔興板縮置樓櫓戰具回關門而反闔之關中士民嗟怨謂朝廷棄之矣甚者取材興役半出於華陰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見者則知其無益於備而徒失民心朝廷後知其非悉命撤毀之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童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乾德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時中選者唯顏贇一人自是罷不復舉至咸平中始復舉之



所對策限以三千言景德後又先於中書試六論
應係條式者方預臨策益爲艱峻矣近制試論於
秘閣數時之間督迫取就舊制舉人納卷不許踰
申刻蓋慮久則皇城掩關故耳有司不詳故事乃
不許及申時試人抵景高下寤感成文故每三四
歲一舉所得不過二人而已

慶曆初夏寇方盛陝西四路並任儒帥久而未有成
功時呂夷簡爲相上深所注意夷簡固言四帥皆
儒臣於軍政非便俸祿又薄於偏裨遂皆除觀蔡

便欲責其成功時范仲淹帥環慶爲呂所惡又授

乃抗章辭讓言臣聞先王爵以讓德祿以報功
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
百代不易之典也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
遣御史綉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
使以軍禮見斧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
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
置乖失廉察刺史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謂之
換過入朝既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



樂換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受有利名臣若嘿嘿而兼之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北路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外間以節度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命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視詔令之下或有非

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已今一旦落入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事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失朝廷之勢一也又旣爲外帥則而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害於邊事豈敢區分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必令覆奏而臣輩豈不監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縱之體此則



減論議之風采二也又臣至邊常責將佐當圖實
報上效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歲年以來所
奏邊效稍稍得實不致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
邊防之闕而西賊昌熾復來今大臣將三換寵數
更何面目責諸將之實效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
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而共其憂患
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
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糲糲經踰歲年不
知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載棄而埋之負罪

以道不能遠者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
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輩心同憂患爲國之
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
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於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
勉以從事及旣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
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寒心亦欲獲厚祿養敢死之
士以除寇患念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十
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
使彼日而御之以待其蒙耳臣恐此輩一旦倉卒



乘怒而發劫長吏以爲賊爲國家之患矣此則鼓
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
九伯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邊上熟於蕃部皆
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
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僞署
觀察團練之名臣若授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
取夷狄之輕五也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
家之後患哉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
世專儒業遭逢盛時以文藝發科陛下擢於祕館

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
此又踰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以言
事效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聖聽中外共棄
屢經貶放亦以塞朝廷之薄責矣而臣自足其咎
未嘗怏怏此縉紳之所誥也前年春延安之戰主
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過之議遂至於臣逮
至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
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復燃者數四
矣自知非將帥之才豈可以了大事且國家急難



之際邊鄙之人臣以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
日俟將帥得人臣則引退丘園歌詠太平雖多難
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
廷豈以貪夫畜臣減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
鄙求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
命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
量臣之力豈堪武帥尊號長爲荷戈之事乎此臣爲私
心而辭者也伏望 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
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

略邊事節制諸侯其體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習
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
祿如方榮劉興輩不若減厚祿而就學士之清列
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汨喪不樂
意衰神瘁則百事墮墜豈能振謀發策爲國家長
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盡心之意也一昨
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陛下特俞其請臣今
冒犯天威爲國體而辭之者六爲私心而辭之者
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無功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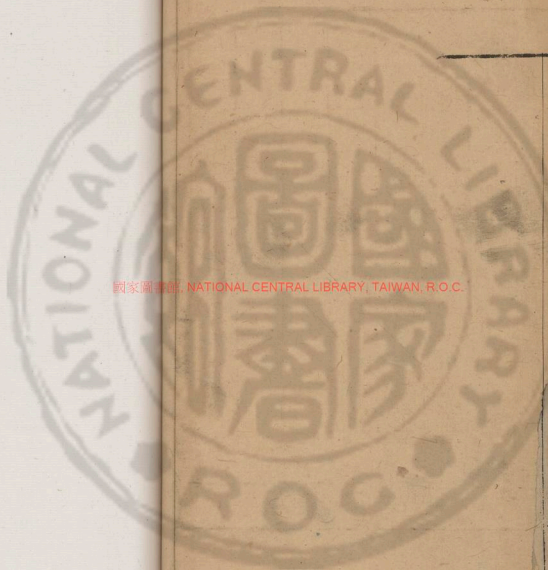
之過又劾違制之命，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
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
於寇亂之手此臣所以知其退而不知其進也唯
天鑒處之夷簡覲奏不樂然逼於物議未幾拜他
路皆罷廉察復學士之職焉

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權驕
貨爲天下所憤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
世之寧當去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
對張於壁屠酆之肆往往有焉雖輕眇頑冥少年

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頌寇而詬丁若
者况耆舊有識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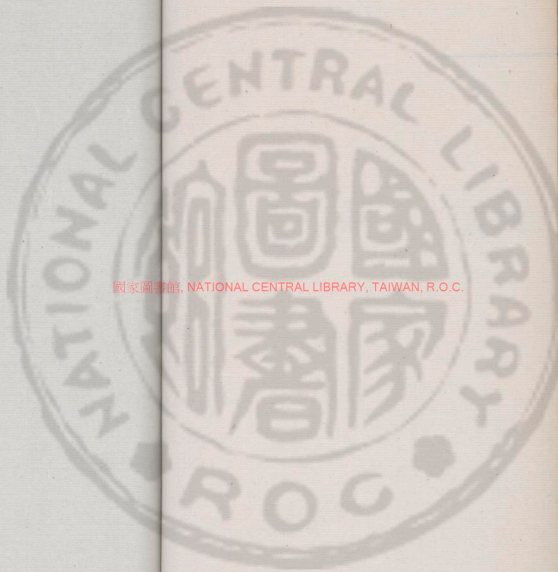
恩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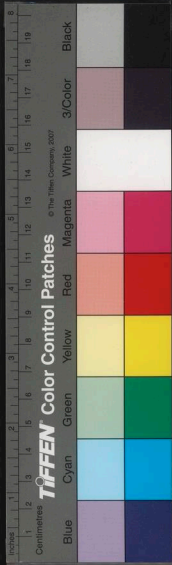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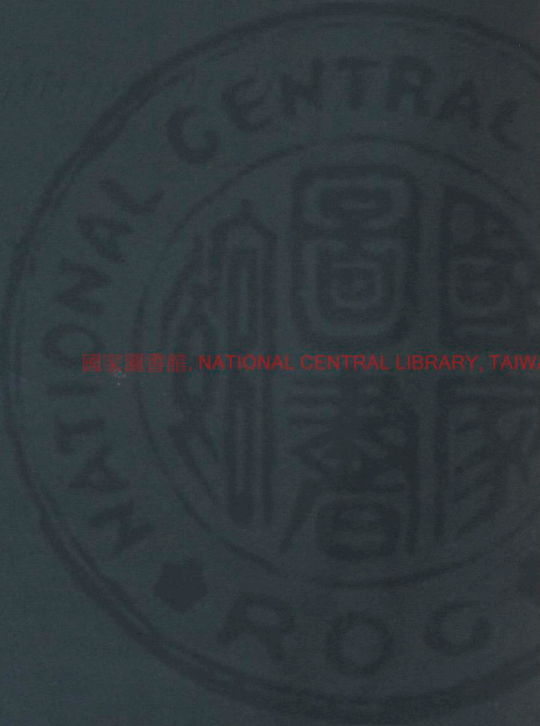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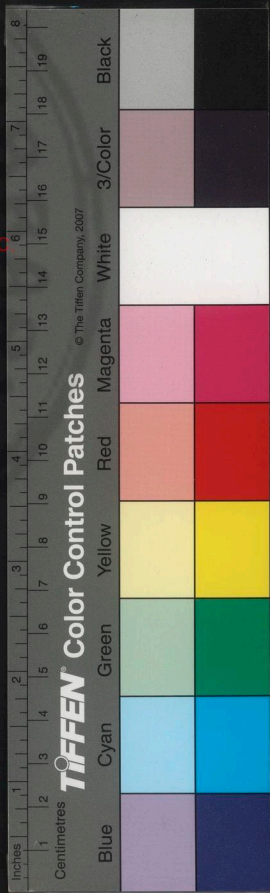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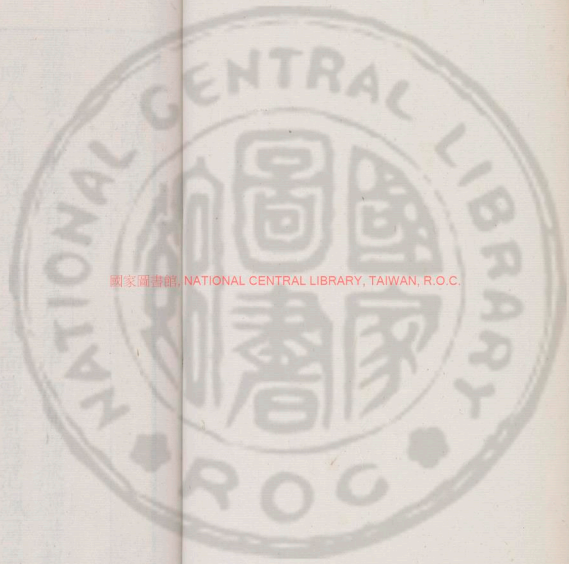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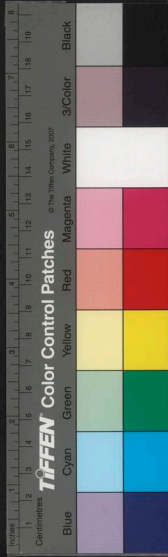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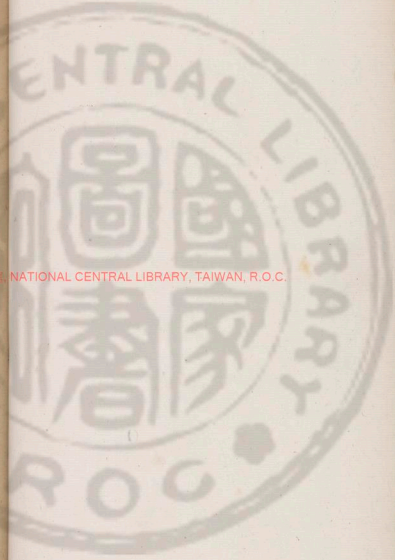
2008/10/25



儲林公議卷下

宋 闕名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詰利唇
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奇與范諷同年素
爲諷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
求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
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
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嚙其血肉聞者深鑒之范諷
齊人性疎誕不欲小節嘗忤外計乃棄官求監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
大言桎闔亦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
闕略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噉
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顏太初作東
州逸黨詩以譏識者亦以諷非廊廟器未幾被黜
遂卒

國灋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
衛或數年始一立冬至使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
容衛至今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

校定入閣舊圖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
失明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
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
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
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
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
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
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
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



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
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
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勘契毋喚仗卽自東西閣
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
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
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常
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
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爲隻日立仗視朝
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也是爲隻

日常時聽斷之處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
輿論以入閣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
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事謂之日曆爲皆從供奉
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
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
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
畢卽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
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
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并予知制誥時始詔



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夏寇既敗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
雍日告朝廷益兵復為詩以言賊事凡數千章其
傳播者云七百里山界飛沙與亂雲虜騎擇虛至
戍兵常忌分嘯聚類宿鳥奔敗如驚鷹難稽守邊
謠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
卒不知戰兩城皆復隍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
願因狂狡叛從此葺兵防又云劇賊稱中寨

中寨城之

勁悍者也驅馳甲鎧精昔惟矜笑騎今亦教攻城伏險
多邀擊驅羸每玩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蓋
為前屢得賊中謀者雖齷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
雍詩有云初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
至是方罪樞臣而逐之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
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
退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于
今未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昨縣一夕卒於驛舍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由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其文甚激今具載之曰天地至大有邪氣奸於其間焉爲凶暴爲戕賊任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能禦也人生

寂重或異類出於其表焉爲蠱惑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能格也祥符中寧州有蛇極妖異郡刺史而下日兩至於其庭拜焉人以爲龍也舉州內外遠近無不駭奔走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閣侍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至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則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也無異焉郡刺史而下暨州內外遠近昭然發矇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夫天



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堯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明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興漢室佛教微聖道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殺妖氣散噫天

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間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擊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於一蛇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氣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笏乃能得去物之在公能破邪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夏賊叛擾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湧天下爲之騷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採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繒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枝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龐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爲曩霄朝廷亦遣使荅之然終不見元昊父之乃定歲賜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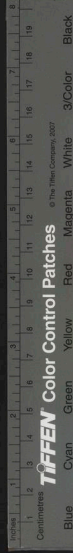
絹各十萬疋而茶六萬大斤遣張子奭冊元昊爲夏國王復厚賜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留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爲樞密副使皆自以爲功焉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劓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爲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



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雜虜於
燕薊之北以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
幣以代關南賦輸虜主宗真對弼語言忽慢謂朝
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辭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
朝廷定議別立誓書以往歲增銀十萬兩絹十
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
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虜界白溝真方許
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
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座列頗卑今既敵國禮
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
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當是其言謂可指
麾立定退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
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
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西部落
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
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清蹠所管部
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旣以疆盛夸於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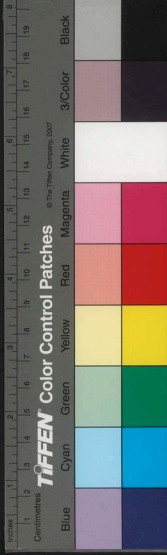


深耻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搖動粮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芟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惧朝廷知之乃出勝幽州稱元昊歸欵以自夸大其略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處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身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謀歡鄰罪旣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徃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觀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

謀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藏蔽懼爲朝廷所知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銅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惧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旣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欵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慶曆三年旣放春榜時議以爲取士浮薄寔久士行



不察學無根源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與言事者意頗符同乃勅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翰林學士宋祁等上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專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日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故爲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

今

先

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

闕博者咸得以馳聘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丞通者當依舊註則科中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文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彌封騰錄進士諸科經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才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其



要令天下州郡並立學校至秋試投狀必由入學
聽習方許取應進士並先試策問以經史時務次
試詩賦格外特許依倣唐人賦體諸科舊制對墨
義外有能明挖經音願對大義者直取聖賢意義
解釋或以諸書引証不須具注疏尋降勅旨夫儒
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
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以牽
制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
美之茂而無興學養成之法其飾身勵節者使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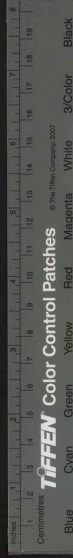
不肖之人雜而並進之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
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
爲言朕願與改更比令詳酌仍照宰府加之參定
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行實先論策則辯
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
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
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此則待士之
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
朕建學興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



儒林公議
卷下
學者之才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
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
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詔旣下人爭務學風
俗一變未能幾道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競興
譏詆以爲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爲法遂追止前詔
學者亦廢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比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
遂漸爲所制常得中國所賜純錦以其精緻者藉
地使收豎汗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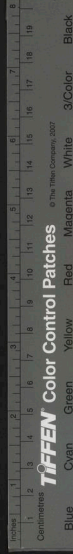
富盛是等固當踐之其用意愈侈豈易盈哉自石
晉求援爲耶律德光所立約爲父子之國歲輸絹
三十萬舉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爲德光壽自是
失其控壓之要縻之無全策矣虜雖時有聘問不
過豐貂大腊顛駮數四而已其隣國曰渤海女真
室韋達靼奚霄之類皆奉之其民慄驚善鬪堪艱
苦但衆寡不侔故爲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未
貢者自是阻門偏於疆力晉高祖時桑維翰疏云
契丹自數年來最爲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蓋



備
謂是也每興兵擾塞則傳一矢爲信諸國皆震懼
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喧專顧指令統帥
之下各有部陳畫戰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
吹蠶角或爲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撒卷而去至明
不遺一旗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
什伍助前後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入能死
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尚上武士士農工商
四者俱備以資其用其主雖遷徙出入非廬不居
然有垣壘官室矣其民雖瘠墜塞冽非旃毳不禦

然有衣服染績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吾朝
帑實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摹擬中國久而益盛矣
始石晉時闕南山後初蒞虜民既不樂附又爲虜
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
宗止平闕南功不克就歲月旣久漢民宿齒盡逝
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有虜下漢其間士人
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奈何

太宗旣夷并壘乘銳直壓其境國中駭怖不知所爲
其主與左右聚議皆曰中朝皇帝此來但欲恢復



土宇幽州垂陷矣不可不救之敗則委棄深遁未
爲晚也中國旣得山後郡縣必不困感侵害我乃
傾國挽敵遂能保其土彼民復失所望矣自後遣
將出師蹈其境界願其營壘皆欲待命送款然未
能攘奸掃穢料取全勝亦彼民之不幸乎爾後河
朔之民數被其毒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鞭
笞凌辱酷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夫妻母子各隨
虜居而去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風雲多爲之變色
聞者無不傷心焉及真宗幸澶淵親征遂與盟歲
給金縵虜人自驚恐王師遮屯要害其歸路欣
然奉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矣

真宗與北戎修好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下謂事適然
無異論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
尊中國賤夷狄真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
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去處失孰甚焉
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其國號契丹足
矣真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王曾知審刑院法首違制報徒曾請非親被之以失



論從杖旣而外郡有以是具獄真宗怒詔令如法
曾執前議上謹容曰若卿議是無遺制者曾對曰
如詔旨亦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
耶惟上裁幸上悟忻然從其議因著爲令

真宗疾革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丁
謂諫臨朝物議憂疑王曾說后戚錢惟演曰帝仁
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
於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呂武
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實后

肺腑何不入白卽帝不諱立儲爲君后輔政以居
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皇儲踐祚遣
詔軍國事權聽后旨議久未決丁謂迎后意乃上
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群臣餘
日庶務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卽
下中書覆謂黨皆附和以爲便曾對曰天下公器
豈可兩宮異位又政出宵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
後漢馬鄗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加
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已而治定陵謂果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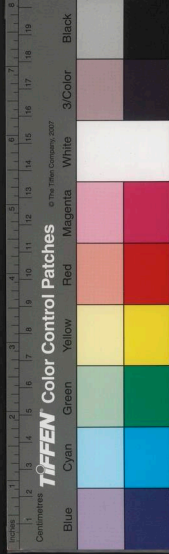
允恭謀改吉且幸各禍事敗抵罪謂黨佑之曰謂
首被顧託請以議功曾曰謂事于宗社議功不及
卒放謂於珠唾佑者亦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
達不請于朝謂已竄馮拯繼爲上相復躡故蹟曾
喻以禍福拯深怒之自是事皆決於兩宮然太后
稍自尊侈既上尊號乃欲御天安殿受冊曾執不
從遂降御文德由是大失太后意旨及玉清宮災
曾爲官使乃免相出知青州知者謂曾之大節邦
家賴焉

故相李昉嘗謂其子宗諤曰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
人吏難於選補一省舊規漸成廢墜吾罷相爲右
僕射都省並無舊吏惟私名散官數人主掌案籍
而已舉措應對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懵然不知會
勅集三署官議事省吏以狀來報吾語之曰三署
官議事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臺省官與丞郎尚
書雜坐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
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爲主曰不
知也吾爲主客郎掌誥日時尚書張昭本濤楊昭



侃右丞趙上交中丞劉溫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
行屢陪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庭論職不論
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學士帶西省官議事之日
入都省並輟本班坐每議事有司於都堂陳帘幕
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南面向設中丞坐於堂
之西北面南向設尚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面西
向設兩省常侍舍人諫議坐於堂之西廂面東向
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面北向設諫議大
夫坐於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

坐於左右丞之後設諸司郎中員外坐於尚書侍
郎之後設起居司諫正官坐於給舍諫議之後並
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是爲四相
自唐開元之後僕射不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不
入省會議事之日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
所議事狀扁呈郎官略告大意然後所司引知名
表郎官執所議黃卷昇廳就本位立次引監議御
史次引小兩省官次引郎中員外次引三院御史
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昇廳所司抗聲曰揖



群官揖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捧請左右丞執卷展書訖復授於知名表郎官始命進飲食所司捧筆研立於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請定議左右丞揖群官訖然後以一幅紙書所議字署事於其下徧授四座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不同者請不署字食既訖所司復抗聲曰食畢揖群官對揖訖各降階出就本位以所議可否共列狀進入以官高者爲表首異議者於閣門別進狀論列如諸司三品以上武班二品以上並

入省議事卽諸司三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南東官一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南並絕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重行異位揖筆署字皆僕射專之矣故徐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之儀與吾所記略同因命寫一圖授省吏未知此輩能遵守否當昉言此時都省猶時復議事近年以來此事都廢惟議謚法則群官一集於



都省郎官由經科入侍者多不知學術但飲食器
字而已議罷出省人或問其所議者有全不知其
所謂者兩制中淺陋者又吐與諸曹次列多辭以
故不赴集由是體爲益墮焉

夏寇擾邊關中科斂類仍民力大困掌計簿者遷徙
靡寧無久職之計人戶迺移幾半公私窘感及吳
遵路爲都轉運使雖究意利害而分九等戶爲三
十七等均徭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莫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十八幽

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般四端五常六符皆
在被遇三般四端復尚僞主慶曆年秋三般携嬖
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兇狼狠
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兇狠
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
虜王已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
事復爲詩以自陳云雖慙滂兮赴滄溟仰訴丹衷
不爲名寘分星辰將降禍允方疆寓卽交兵春秋
大義惟觀彙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



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殿虜壻位
顯恐納之生釁又移文邊郡躡知三殿未還求索
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
三殿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
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殿至
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殿送虜
主帳前以其舅弟皆方委任遂貸三殿死使人監
綱之議者深嘆惜其事

天禧末真宗聖躬多不豫丁謂嘗圖恣行威福時劉

筠在翰林守正不爲阿附謂深嫉之筠乃求出爲
郡止授諫議大夫守廬江筠拜章求兼集賢院學
士謂沮之不與筠舟行至淮上遇水暴漲作詩云
行行極目天無柱渺渺橫流浪有花客子方思舟
下碇陰虬自喜海爲家村遥樹列清江霽岸澗平
分觸氏蝸鳶嘯風高誠可畏此情難喻坎中蛙識
者美其憂思之深遠焉謂敗復召入翰林爲學士
以詩別同僚云一辭鑿署守英菴兩見廬峰媚翠
鉤政懦每憐民若子歲豐還喜稻成穰離愁且飲



閑人酒密對須求長者言人奉清朝同一德晨趨
豈歎鬢霜繁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啓
明將被親策執政以爲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
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位俸
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
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江南徐鉉歸朝儒筆屢素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
王祐與之交款李至蘇易簡戚師資之李穆尚書

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
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或
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
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
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
後太宗詔鉉撫江南錄末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
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
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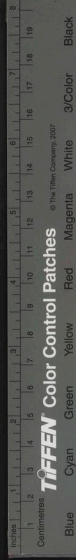
夏國元昊娶契丹女僞號興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



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以至於
歿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
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之強諷宗真
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權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
諫諍爲已責呂夷簡作相氣勢重炎無敢忤者仲
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但薄示涵容以親仲
淹仲淹終不合每對上言夷簡儉邪不忠宜制其
漸因泛論漢世莽卓階亂 治由辨之不早致望

其語漏泄諸慙者日至矣上遂疑責仲淹離間大
臣傲倖進取落待制職出知睦州言事無敢辯之
者皆言仲淹不當指夷簡爲莽卓時尹洙余靖歐
陽修皆讎書三館相與憤切泳遂詣政府請與仲
淹借貶爲黨人靖上書言臣聞位卑而言高者罪
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輒有開陳者
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雖死無恨伏聞今
月九日以吏部員外郎范仲淹忤旨差知饒州臣
竊謂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諫之節不識忌諱有



可矜愍觀其臨事不可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其身哉去歲自貶所召居待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酒相賀喜陛下納善思賢招徠忠謹真聖帝明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遂聞以言獲罪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動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退之太速乎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少含怒重加譴謫臣深篤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王嘗云謬謬以昌不聞誹謗爲罪况仲淹前所言

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所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尚加優獎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屈情徇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前短縱令謀論褒貶過當斷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毀平津之任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龔踈漢帝吳王熟聞此義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不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輒不避讒放臣之



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則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
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濫之寵今
雖落職實於仲淹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
大體耳古皆斥其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
怒以示容納非不能快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
陛下自專政以來二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不
甚重情則恐書於卷冊虧玷太平之治籍天下之
口塞陛下之聰在此與卒矣可不慎乎臣披瀝肝膽
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邇言爲念以漢

招直諫爲謀常以雍_雍是憂不以誹謗加罪追改
前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書奏夷簡內不自安
乃謫洙靖官以拒_來者歐陽修乃移書司諫高若
訥責之曰高君足下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
二年進士榜始識足下姓名時予年少未與人
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
休數人以文章著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側其間獨
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其後
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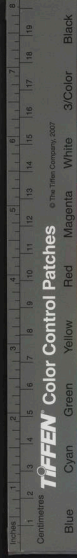
一識足下之面但問尹師魯以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者夫有學問者必能辯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辯是非之明又不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不使予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竟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二疑之今者推其實蹟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荒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訕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又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剛正好學博通古今其立朝爲本末天下所共知今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辯其非辜又不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於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自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迂宰相以近刑禍



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耳雖在朝之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昂自得了無愧畏反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違以智文其過此非君子之職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使天子待不賢聰明所未盡身為諫局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

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其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臣逆意賢人君子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耳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臣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者耶當時亦有諫官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



也今足下欺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
今之人亦未可欺耶伏以今皇帝卽位以來進用
諫官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
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
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
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
諫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
下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
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有面目見

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
羞耻事耳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
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
之責賢者備甚今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
忍便絕足下而以爲不賢也若猶以希文不賢而
當逐則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願足下
直莠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
希文之當逐亦諫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
家召予往論希文事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聊



布區區君訥得書怒甚乃繳其書奏之曰伏觀勅
榜御史范仲淹言事惑衆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
自薦引及知開封府已來區斷任情免勳各天章
閣待制知饒州及論中外臣寮執事臣以位備諫
列自仲淹落職之後諸處察訪端由叅驗所聞略
與勅榜中事符今臣風聞本人謀事踈闊及躁請
任肆陷於險遂有離間君臣之罪臣見朝廷
行遣未至恐當回文款或有救解也十一口有節

國史館藏

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謂臣爲御史裏
日俯仰默默無異衆人責臣今來不能辯仲淹虜
墓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諫官乃昂然自得了無愧
畏不敢一言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
之堪其任者言臣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
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問有羞耻事臣以庸鄙
承乏諫憲屢貢狂斐以罄丹赤夫犬馬猶知其主
况臣早聞忠義久預晉紳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權
臣皆非親舊立朝最爲羈孤陛下仁明未嘗濫罰



豈顧望而懼相位之臣哉臣爲御史諫官相繼將
及二載每念詔令不便奸邪慢朝授任非宜興造
未當雖有中書已行之事臣屢嘗率意言之介然
誓心不知忌諱至於微小之事耳目不接則不敢
喋喋上煩聖聽以沽名微譽也奏對應在皆可驗
之臣與歐陽修友結素疎未嘗失色非意凌犯固
不可校然本人謂范仲淹班行無比稱其非辜仍
言今日天子宰相以迂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
賢臣者國家特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迂意逐之臣

合諫諍宰臣以迂意逐之臣合論列以臣愚見范
仲淹等是論事切直比來亟加進用知人之失堯
舜病諸忽茲狂言自取譴辱寬大之典固宜自當
修省復乃謂之非辜稱其無比仍謂天子以迂意
逐賢人誠恐中外聞之所損不細臣所以徘徊切
慮而不敢自隱也事下中書夷簡乃貶修爲峽州
夷陵令時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正
但令親戚寬論貶者而已固年生乃作四賢詩歎
美仲淹等其詠修詩諂若訥爲神書乞憐天子旁



人到于今諷誦且美之然朋黨之說屯于茲矣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良隅掘地未數百斤鬻之
以備供帳其地乃僞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灰積
也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
其國祚之長求其可得耶

石介爲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傲爲務
人多畏其口或有薦于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
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
也

曹利用由和北戎功漸被擢用以幹理稱及當樞柄
益盡忠力劉后垂簾聽政利用自以親承顧托庶
事公執時中官依劉氏之勢多求徼幸利用屢抑
其請由是讒嫉日至因其從姪游於鄉墅間服黃
袍爲戲遂構成其獄以至遷逐中使乘驛監其後
日夕詬迫之至襄陽驛舍自縊而卒時人皆知其
寃利用自居貴位積聚巨萬不知分散又常爲寇
準所薄準竄雷州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



多有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罷之寇益驕橫復
掠不已种世衡者時爲郡州幕中上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之地實當賊衝可以外固延安
漸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戰且
城之然据險無泉衆懼不可守浚五十丈復有巨
石其徒皆曰是豈可井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
之凡一畚價百金多致其方果得泉甘且不耗水
乃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
致力無不濟者訟名爲請頒以之世衡知賊事塞

下屬羗率持兩端向背不常世衡入 部落勞問
親近無所疑間屬酋皆附之建營田百千頃歲得
其利人頗稱之

僞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渥江南李
坦時爲近臣私以艷藻之詞聞於主聽蓋將亡之
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
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
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



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于皇祐初守城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拜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

王建子偕嗣於蜀侈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爲之作蓬萊山蓋綠羅爲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芟荷之類作折紅蓮隊盛集鍛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篙引於地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綵爲二舟輓轆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

二十人發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所板運列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廻山洞俄而唐莊宗遣使李巖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巖歸朝貢策未幾戒王氏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其爲人所損遂移置廳事之左邊程出視事恠問之主者以對程歎曰農夫牧豎非并廳之人地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



叛竊入据城邑焉 人亦服其理識

成都唐有劔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草
玄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略曰釋
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合不可以
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詰理之
言也

故相陳堯佐既終身居于鄭翰林學士李淑知鄭州
諸子納其父行實與淑求神道碑文淑怨堯佐素
不薦引雖納其潤賂文有譏薄之意陳子哀訴求

爲改削終不從其家耻不立石因據淑在鄭時詠
柴陵詩奏之二云弄駟牽車撓鼓催不知門外倒戈
回荒榛斷隴纜三尺剛道房陵半伏來淑自負文
藻急於柄用衆惡其險險每入朝則縉紳爲之不
安上漸知之故久留外郡其詩實由怨懟而作遂
罷禁林主鑰南都淑上章自理不已後因持服遂
留京師

唐莊宗遣郭宗韜副魏王繼及平蜀旣而疑宗韜亦
管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藩人姓名邈結烈雖



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權處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洎至鄴諸軍推以爲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饑寒思亂當奏加恩賞以圖安靖爾親衛指揮使元行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亂途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驅之同見莊宗遂斬從璟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洛時屬中官乘驛就長安殺僞蜀主衍一行樞密使張

從翰嘆曰上方寸已亂一行二十餘人豈可盡殺乃改一行爲一家及絳霄之禍已三日而殺王衍一家使人方到長安蜀人寃之

慶曆中有宋禧者爲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學術論議則非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無入禁中垂致不測旣而擒獲上驚悸累日厚飭宿衛常有戒心禧上言請市羅江狗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爲笑目之爲羅江御史未幾罷出外任噫禧之意一忠矣而思之不精遂取衆謔言不可不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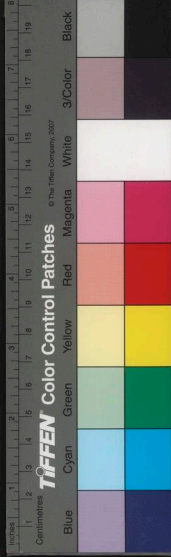


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宿將同光末
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伐及人情變章遂與
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承事兼河南尹旋除
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
遣中人筦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
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
宗親帥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
之意爲權臣誣表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
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以麾軍登陴勢

不可退城陷誅之

童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與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
且作相迎會真事議者或非之且謂人曰自古帝
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爲
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遊聲色之惑邪

宋庠葉清臣鄭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
定中庠爲參知政事戩爲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
使祁爲天童閣待制趣向旣同權勢亦威時人謂
之四友呂夷簡深忌之指爲朋黨儀有無名子作



卷下終

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勝中龍虎更無人之句
餘韻甚多深許庠之私語寢上聞乃盡罷四人爲
辯

作松公詩

卷下

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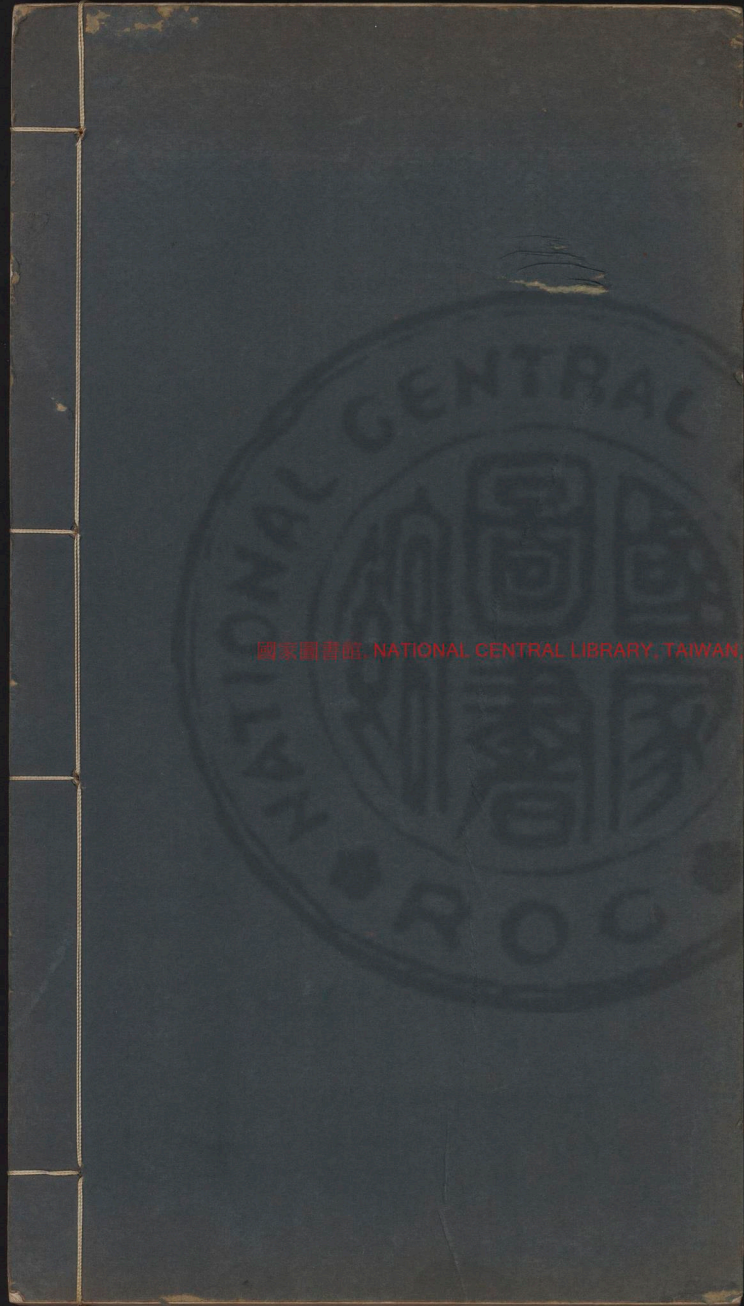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